



09669



成都楊鼎著

從子國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蒲校
內江蕭如松校

鳳賦

黃帝晨坐於扈閣降觀於榮阿有鳥來巢命音交和
乃召天老而問焉天老對曰西申之國丹穴之山爰
有神鳥名爲鳳焉羽族三百六十以應周天天帝命
此鳥以爲羽族先其爲狀也鴻前而後蛇首而魚
尾鶴頰而鴛腮龍文而龜身燕頰而鷄珠鶴植而罽

楊升菴文集卷之一

化首若護青戴仁也嬰若白堊抱義也芥若赤丹召
禮也芻若石墨蘊智也足下舛黃履信也厥像
厥苞有九六像維何頭像天足豫地像在目月像
在背翼像曰風尾像曰緯九苞維何口苞命眼合度
耳聰達舌屈伸色光彩冠短朱距兌鉤音激揚腹文
戶天爲生食爰在積石其樹名曰瓊枝琦玕琅玕以
爲實琅玕之腹是曰離珠一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
之其飲有儀其食有質其和鳴也小音金大音鼓
音如蕭自歌翰如子自舞昏鳴曰居常旦鳴曰發明

書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節節足足啾
啾音其音英英淒淒鏘鏘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
穴暮宿弱水濯羽五彩晶英九文鮮明乃先天離宮
之畜南方鶉火之精覽七德律五音通天社應地靈
翥卽文始來卽嘉成惟鳳爲能天下有道得鳳象之
一則鳳過而睨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而企之得鳳
象之三則鳳集而颺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會之
得鳳象之五則鳳朝夕比之沒身居之矣於是也
鳳翩躑帝竹而不驚宿畱帝梧而不去吸昆丘之瑀

霜吞嶮山之紫露馴於宮隣爲帝司晨扈于軫車以
節路驅爰率其屬朝嘲夜咬露翥鳳翔千百爲羣朝
于明堂故曰鳳忘其翼鷺鳥忘其爪而可擾神龍喪
其角鷺獸忘其距而可御咸若鳥獸而柔緩疇若草
木而葳蕤蒼麟白騶可繫而羈鳥巢鵲梁可俯而窺
是以萬方來朝四靈咸依也乃若刳胎剔媿神龍不
遊覆巢礪卵鳳不翔畱四靈之瑞交違則萬物之戾
氏入而頌之曰鳳皇秋秋其音若簫其翼若干有鳳
有皇樂帝之心於是風后從而賡之曰舟張辟雍鶴

鷓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啣力牧載而和之曰救爾
鷓剛衆工奏爾光誦肅肅邕邕無怠無凶帝曰昭
乎之言也祿圖侍側拜手而贊於帝曰臣聞
縹青者曰鸞齡黃者曰鷓饒紫者曰鸞多白者曰鷓
得鳳體而分者也西有鷓雀東有諫珂北有定甲南
有錦駝鷓鷓飛光而映天綬鷓曳彩而駢羅鷓鳳形
而似者也且羽嘉生蜚翼蜚翼生鳳皇鳳皇生鸞鳥
鸞鳥生庶鳥庶鳥之變乃產妖鳥是曰羽蟲之孽德
下衰則得其分德又下衰則得其似德極下衰則得
其孽臣恐千百世之後淡見而甘聞誣天而矯神必

衆鳳而弗能將歌舞羽孽而珍貶咎徵天無口孰分
其然否神無喙孰折其真僞誠孚幾何矯枉寔多鳳
之瑞世僅見孽世則那帝曰遠乎哉終圖之見也遂
乃命伶倫斷嶰谷之竹吹律寫鳳之音素女調三舌
之簧炙笙象鳳之翼史皇作斧戾繪鳳之羽胡曹翦
衣裳畫鳳之文又采飛龍氏之篆陳帝鴻氏之硯書
之右書曰巾几銘圖之左圖爲帝命驗

賦

江陽有花名賽蘭香不足於艷而有餘於香
戴之髮紛經旬猶馨意古者紉佩之用頽浴

之具必比物也西域有伊蘭以爲佛供卽此
漢書所謂伊蒲之供也從而爲之賦曰

粵繁有藂曰蕙曰蓀錯選丰茸曰芷曰蒨名殊物同
形如蒲萱益盍是薦謠俗攸珍乃蘭之賸可佩可紉
服之媚人昔號國香今茲曷湮宜浴陳除新沃
昔聞其語今茲則認先正晉蘭謂識之艱山谷致疑
晦翁屢歎懿若卉之挺生兮何理美而琦絕旣歲秣
以晞暘兮亦屨岑而帶岳友射干而偕生兮朋莠挺
而俱發漱玄英之朝澤兮應復至之陽月秉棗盍之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一

四

粵榮兮擅芳菲之酷烈開以景風之俶辰兮貫乎星
回之火節漱沆瀣之芳潤兮全朱明之炎德匪直十
步之有芳兮曾諗經旬之未歇乃有娥媯掩嫫靡曼
娑昭步步移艷笑笑傾城子夫興於鬢髮昭儀寵於
體馨曳步搖之馥郁映角犀之豐盈若蘭機回文之
錦李蘭琴綠綺之聲爰色授而蒐與且目眩而心縈
倭侑梁家之髻浮渲韋娘之纓咸纖指兮爭掇並巧

卷之二

目

都梁蟾蜍兮闕爾而減價虎蒲龍棗兮瞠

乎
一菁超旃檀於雪域壓迷迭於雲清星芒當晝
而弗隱金粟未秋而先成埒瑤華兮玉蓋叶綠葉兮

紫莖堪納涼於玄圃思御風兮逢瀛詎數秋紅之蘭
子豈顧晚翠之長卿爰感子兮體物遂錫子以嘉名
重重六六三三肇允嘉卉兮昉自炎皇媿人之佩兮王者
之香深谷逶迤兮無人自芳宣尼息鄴兮屈平纍湘
晨月秋風兮屬國之堂洪波霜晚兮謫仙之鄉紉遺
佩捐兮庸亦何傷體物瀏亮兮聊以相羊

鴈來紅賦

此弘治甲子余十七歲時作近得其稿錄于此
蜀城之花與玉蟬而同房漢宮之菊配黃鵠以分裳
茲纖莖兮獨異候陽鳥而敷芳盈盈渥赭奕奕鮮粧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一

五

承景火旻之下委質金神之鄉吳臺草長紅心不同
時節楚岍楓愁赤葉遠謝輝煌迎風動彩泫露生光
暎夫容兮瀕枉渚雜桂蕊兮侍君堂殘蝶畱連而驚
艷胡蜂躑躅而疑香矜隕霜之不殺咲何草之不黃
脫梧楸兮索索銷蘭蕙兮揚揚琅玕摧兮好樹簫籟
嚮兮長廊柳呈踈兮綺陌荷委蓋兮銀塘矯兮紅蘼
爛然朱芳賞生兮稀有物珎兮非常誤停車之杜牧
亦却扇而徬徨亂曰春花紅兮杜宇春草碧兮萋弘
茲微生兮秋穎乃借榮於春工根伴兮寒蠶名托兮

霄鴻彼游龍兮杖杜亦詩人兮爲風採佳名於節羽
聊以貽夫雕虫

樂清秋賦

皇天平則成四時兮竊獨樂此新秋無宋王之悲懷
兮匪江淹之離愁澹吾慮以撫景兮遁炎威於金甌
遺音祛赫曦之焔焔兮追涼颭之颭颭屏羽扇而篋藏
兮御紈素之輕柔聽琅玕之朝墜兮玩金波之夕流
桂連綵於山阿兮蘭倚靡於巖隈旣歲稔其可懷兮
又芬薑以綢繆嘉華黍與膏稷兮獲萬寶於西疇雖
四壁之徒立兮欣人足而我優蹇不樂兮胡爲兮攢
揚升菴文集 卷之一 六

綵扇賦

江文通有綵扇賦首尾銜決訛舛復多夏目
枕痾稍爲補正

青陽謝兮朱明臨度槐景兮際梅霖日車亭午風柯
不吟賦在御輕羽重尋或蒲葵兮紈素又紫紺兮

綠沉空青生蛾眉之陽雌黃出蟠冢之陰金膏詒河
伯之渚碧髓挺青蛉之岑竹染湘妃之淚紙搗蔡倫

之砧合爲絲扇翳君瑤琴瑤琴今青琴知音兮賞音
解明星兮紫珮卸半月兮蘭襟墮馬罷梁家之髻含
曠棗已了之心銷獨愁兮片玉恹一疾兮千金怨蘊
隆之赫赫忘逝景之駸駸願鼓幽蘭兮白雪情寄山
高兮水深

藥市賦

蓬丘仙伯七刀圭而通神奈園老宿品于二而稱珍
何如蓉城之日重開藥市之春若夫岐擊湯液和緩
瀧滄采嘉林之嘉草掇芳洲之芳羞屏風水發書帶
山抽人參三椹來自高句麗之國桃枝九拆出於雋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一

七

昆明之隙椒聊下虛星之舍果蒨薦織女之樓逢茅
龍之衛叔遇木羊之葛由檢本草之聖錄極山海之
冥搜別有天棘日精澤葵海藻火林之蔚炎柯雪精
之擢陽草欵冬叩冰而吐葩葶藶迎露而先槁青綸
碧組蒼龍就食於甲辰素茵皜陳白兔騰仙於辛卯
帝休鬼靈蕩邪而蠲憂神錦仙鹽駐顏而難老又不
若剽犀截角攀翠刪毛澄禹山之水碧韞樊桐之金
膏鮫人泣珠而酬價狼臙喚金而解橐神鹿兩頭飲
上池之水靈鳥四翼歸金匱之韜莫不攀丹危而陟
翠險實仙的而下神囂涉淼淼馳芊芊刈翹翹伐丁

丁香草比于君子嘉卉方於女貞藤名簡子花號長
卿五芝色配乎五嶽六飲芳冠乎六清乃延巫彭招
張桑飛絳雪搗玄霜巴戎赤斧梓谷王昌蓬州塗定
辭玄武張開光希夷出崇龕之落真多棲葛瓚之鄉
黃足之鳥呼季玉而並復朱頂之鶴名冷威而駢翔
負局磨鏡之翁箍桶講易之叟扶龜床於行阿策鳩
杖於林藪嚴遵之芳乳平分王烈之香膏共剖是月
也江波錦落火井星還楓瑟瑟而鳴籟菊英英而綴
斑訪名跡於古昔啓藥市於重關被開明廣都之野
帶杜宇天隳之山哀危螻於寸陰矜局竈於井谷布
濩天府之區蔓衍坤維之域八萬四千之人烟五十
四州之謠俗國無夜戶之虞人有春臺之煥郤公程
鄭之倫驥子魚文之服乍發劑以針龍奄飛符而擒
蠱黃耆背鮐蒼兪髻蝸行歌擊壤羣嬉聚沙成行鴈
鴈學語鴉鴉毛姬餌葉鳳子藏花色輝九壁之錦光
漾百潭之霞採思婦之卷耳折放臣之踈麻息風枝
之木靜起露蓼之含嗟崔公之錦云遠華陀之囊已
遐旣富矣韓康之肆寧斬乎博望之槎楊雄夢腸頓
醒滯思於雕篆相如消渴歎消沉痾於齒牙豈知西
顛之盤露北方之河車哉有林間翁孺者起而爲系

曰黃能兮休入寢朱羆兮罷窺屏永遁兮二豎載熾
兮九嬰分菊潭兮灑灑宴蓉城兮冥冥鴻安丘繼而
作曰安期神樓散扁鵲陷水丸銀筒昔誰蘊金甌今
子殫謝驚蠹兮駐流電訪大藥兮浴還丹邀錢俚兮
雀躍共喬松兮覲桓主人聞之欣然稱蘭修容麗級
獻壽升筵敬緝光誦奉以周旋

戎旅賦

恭承恩譴兮于役滇越捐珮江臯兮解紳雲闕三陟
崔崔兮九折黜黜不日不月兮遂屆窮髮撫孤旅而
恫胆兮揜衆困而慙心悵圭籥之駸遄兮逾四稔而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一

九

迄今父母孔遠兮懿親離而北南類連遠而分衢兮
似同波而殊潯慈鳥忻于共巢兮恒鳥悲乎異林彼
纖羽之微族兮亦命侶而跂跂何生人之含靈兮乃
離群而弗如詠清人之介駟兮感放士之鳴鵠姬公
畏于熠燿兮尼父惜夫螻蛄屈托乘于螭豹兮莊寄
徑于魑魅在聖哲而固然兮攬古人而重歛哀吾生
之罹郵兮背中土而播荒粵戴盆而伏巖兮望崦嵫
之末光神悅恨而蜚颺兮形鬱卷而愴曩睇孫水之
浩渺兮瞻靈關之峻極聆猩猩之夜啼兮履拂拂之
朝跡尋終古之攸居兮問祝融之昔宅胥靡登而不

懼兮魑魅過而奚慄岵岵虺揚兮含沙影流喟茲徂
春兮忽焉杪秋月兮殊於九州兮瘴卉華而歲周若
有人兮好我携旨酒兮思柔采檳榔兮綴扶畱贈相
離兮結忘憂寒鷓鷯兮爲脯露江魚兮爲修滇歌兮
爨舞白日逝兮玄景浮獨持觴而懷遠兮雜歎歎其
向配遂還軫而休室兮隱零雨乎寂夜引簾枕而假
寐兮遙夢歸乎親舍家人嘻以款語兮間里紛其來
訝衆鷄鳴而驚余兮晨光物乎東射悵夢歡而覺悲
兮淚承睫而交下假靈氛以歷占兮援龜頌兮余謝
曰明庭其布德兮子行歸乎肆赦系曰莫靡荒服自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一

十一

中古兮日月之表燭不普兮章亥步窮禹罔睹兮蘭
津開道行商苦兮碧鷄望祭使者阻兮余亦何爲恒
此土兮金躍不祥順勿忤兮樂天知命去何憚兮

古度賦

有木詭容在勾之東修梯盤壤巨幹撐空閱華青帝
雷實玄工虜收傳紺屏翳剪紅子穿皮茁房殊卉叢
膚無織蠹腹育飛蟲有夫不名占諸義兮曰碩果不
食在剝之坤宮荒徑所漏而鬪仙未弘者歟炎皇未
嘗而左賦始崇者與烜比景灌商露果星燭葉雲布
楠榴相思爲黨隣平仲君遷爲朋故君子識之是曰

古度

石蛙賦

石蛙海錯也荀子書名紫蛙郭璞賦註曰石蛙今方言為龜脚本草謂之決明此蟲也而類草每春則生華一名紫鼈字亦從草謝客詩所稱紫鼈擘春流也江淹有賦未盡體物故為重構傳諸博物云

江之腹石之華南溟育東海家擘流吐葉應節揚葩水妃纓佩淵客簪查珠蛤胎月錦鮓孕霞孰與紫鼈名品駢嘉誰抽鼈仙之藻以泳龍伯之涯邗

楊升菴全集

卷之一

十一

蚊賦

有物于此孕于丹鷓

鷓音田蚊母鳥也

氏于白鳥育于朱陵

殷于豐草翾翾

翾音喧小飛貌

以作狀翬翬以成象昭昭以

相避冥冥以相向閣閣椽椽據以為營郁郁彬彬竊

以為名霰霖眩雨豐隆混聲貞女棄骼壯士挫精公

子不知筮諸靈著靈著曰針之喙嗜膚之利利在三

宵羣嬉羣囂醉血不醒疾斃于掌戟著頌喻寡微諸

玉瓦玉瓦曰仙鼠聚糧萑葦之鄉伏鼈彼戕利距森

張何彼皇皇不見肅霜瓦辭難讀訊諸射覆射覆大

夫曰烟火其屯銍燭其喜焦螟以為巢蟻蠓以為使

芸瓜而來零粟而逆秋風夕起斯害也已公子喻矣
是曰蚊理

後蚊賦

余暇之日戲為蠱賦或謂規規蘭陵之體未
盡蠱之典也夫言生於智智者不藏書事起
於言善言不引事而昔人有點鬼祭獮探甌
記珠者良亦苦矣余也窺聞習懶直取之胸
臆而已敘之於紙為後蠱賦

邃古史皇剗奎畫兮曲脚旁底古文贊蚊脚旁低鵠頭仰立垂物

則兮謚曰齧民蒼頡曰蚊齧民面也昭凶德兮炎后品物世匱

楊升卷全集

卷之一

十二

資兮蠱尾虺首罔攸遺兮喑爾蛭化通俗文蛭化為蚊百靡

宜兮擾龍儀鳳于帝庭兮嗟爾有生胡營營兮禁鼃

去臯著周經兮胡爾利策策音箭獨無懲兮玄圭紀正

烟弗昧兮丹良為羞大戴記丹鳥羞白鳥注丹鳥丹良也白鳥蚊也欣絕彙

兮鼇戴山抃聖播跡兮使爾負山莊子使蚊負山諒何力兮

謂爾有睫列子焦螟睫于蚊睫奚誰攘兮窳窳琅瓊疏競來往兮

謂爾有臂莊子蟲臂鼠肝奚誰况兮明潛宵征侶罔兩兮旅

蜚成市仙孺惕兮續列仙傳吳猛事聚響成雷藩侯慄兮山中

軒障爾燦爾徙宜疾兮蠱不能辯對以臆兮肖翹孺

動生以息兮淑詭妍媸寧有極兮血國三千彼貨殖

兮揚子貨殖曰岐血國三千使將踈飲水褐博設齒然也曷云不慘嗜有國兮

赤口燒城煩言嘖兮積毀銷骨瘡痍結兮楚組齊帷

疇其隔兮赤燧頰燦罔有懾兮命曰人蟲理可說兮

惟蟲能蟲各以類兮厥以恒性賤剖貴兮人蟲不懲

蟲何罪兮百爾君子無庸喙兮人國谷林

思友賦寄楊用脩附夏邦謨

何繁思之糾結兮中悶瞽以罔休晝屢食而餽飢

兮寧膳餼之匪羞夢雜糅以恍惘兮曼旅夜之悠

悠息壅翳其煩促兮心震蕩而若浮氣鬱鬱以填

臆兮淚熒熒而漲眸志沉抑而慊慊兮魂離散而

楊才卷全集 卷之一 十一

難收罹顛躓以厄窮兮茲遷逐於海隄哀蕪城之

卑溼兮古溥廣之所都形子子而窘束兮竊滯此其

其窮途覽芳菲之變化兮恒感物以增愁默求曹

而躑躅兮鳥失侶而啁啾矧離索之凄惻兮顧寂

歷而無儔寥廓落而冥冥兮阻容與以優游極兄

弟於四海兮偉曠士之微猷人固各有所志兮焉

深淺其相侔豈不語洽而貌澤兮惟知心之難求

慨仲身之多類兮得鮑叔而摠幽僑札相感于傾

蓋兮或獻紵而縞酬仰尼父之禮瓊使兮慕贈處

于回由世重陳雷之懿行兮况以膠漆之相投王

貢出以類聚兮慶廉義以爲疇古固敦斯軌躅兮
余於是之敢偷伐木興刺於鳥鳴兮谷風以棄予
爲仇張陳隙以反目兮蕭朱卒泮然其相矛悲夫
人之昧昧兮胡纖介而成訕喟斷金之日遠兮懼
麗澤之皆流時矯首以遙望兮眇雲木之相樛夤
山川之蔽虧兮逸傳置之迥脩月輝輝而照夜兮
霜稜稜以驚秋風蕭蕭而振樹兮雨汨汨以沉丘
情縹緲以快悒兮然侘傺而夷猶懷孤憤以紆鬱
兮邐迥腸而優柔嗟百歲之易邁兮胡歡寡而多
憂當其羣嬉而愉樂兮寧知愁苦而淹留欲剪迹
而橫逝兮非弱質之勝稊欲蕩志以怡悅兮畏淫
肆之爲尤固自厲其不豫兮惟靜默之相攸庶尚
友於古人兮考往則以藏謀

汎水雜體

臨遠水兮極雲海之茫茫齊桂楫以擊汰望蘿笮以
搖艫扣榜歌以流唱撫流景以徜徉沿三島之赤岸
泝九曲之滄浪詠吳趨兮渺閭闔激楚奏兮懷瀟湘
三翼青翰重英朱軌倚通川之長薄陶小春之遲晷
霞綉粲兮朗懸波澹淡兮不起語海童兮烟之溥招
漁人兮蘆之碕睇翠微趨綠水攀紫蘿折素芷發清

言析玄理陳古風歌正始忽白日之西匿留情懽今
未已指回塘以分背視星漢之空明何余心之廖廓
感越鄉之羈情聞馬融之長笛聽謝傳之哀箏翔寒
蛩而寫怨聆歸鴻而寄聲且曰芳歲歇兮芳夜闌旅
遊倦兮旅懷殫借美人兮携手聊逍遙以盤桓

戲作破蚊陣露布

非煙女將行燭姬兵敬奉堂宣式遵閫命破蚊陣于
乙夜收鷓捷于寅籌不憚宵征卽陳露布竊惟蚘化
之孽元匪貞蟲之羣似鴨似鵝久貽害于羊羅鼠夾
如虎如豹曾煽雷于甕社淮津血國三千曉巢億萬

楊升春文集

卷之一

十五

饑方柳絮妄學阿香之聲飽類櫻桃僭擬炎官之色
胄系子子敢偷郁郁佳名捷寔茸茸擅據閣閣要地
擾仙遊之夢栩栩難成妬文苑之思便便奚用如花
越女頓蛾絲亂錦牕似柳張郎控精傑直靈殿投間
抵隙乘暗幸昏噴
貌猶作嬌鳴刻香骨
而露芳筋未償姦志率其不逞實
有徒惡冠蚤蜂
嘗藥之經恐漏罪浮鼃蠅待旦之術已窮夙稽誅於
金神不早降於青女某等掃除賤役箕帚微能躬糾
貫魚手戡閔蠹雖出火攻之下策亦效羽被之先登
灰釘須臾啗負山之何力格戟少選諒遊臺之豈還

俾丈人怡神丙枕無展轉反側之虞借女君合樹子
宮叶熊罷蛇虺之兆好音時遣薰風送欣忭曷勝捷
書夜奏清晝同馳聞敢後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一

十六

書齊奏書同馳聞敢後

宮和兼凱強賦文兆我音朝聖薰風送欣忭曷勝捷
早支入計轉丙御無異轉又聞之氣音女君合樹子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二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全校
內江蕭如松

丁丑封事

奏為請駕還宮事近者車駕北出都門百里之外經日未還臣等聞之蹀躞驚惕皇皇無依先期一日道路相傳有此消息莫究來歷不知虛實臣等竊料陛下聖明必無此事道路所言或是虛傳故不敢輒以風聞上瀆

楊升菴全集

卷之二

天聽今者百官不奉朝夕四門不納敷奏輔臣遠追於郊鄉寺列次於門居而不知其忽行行而不知其所止則是道路所傳者非虛而

聖心之欲為此行者非一日矣臣嘗聞之君人者無輕舉無妄動非無事之遊故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幄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迴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若輕舉妄動非事而遊則必有意外之悔今

皇天所付之中國在

陛下

祖宗所傳之神器在數日大雨

陛下

兩宮之孝養在

陛下臣民之覆庇在

陛下奈之何其不重且慎也夫以匹夫之微適百里

之外尚且囊衣裘以禦寒暑佩弓刀以備盜賊

陛下暴衣露蓋櫛風沐雨曾不顧惜此臣等之所未

解也中外意向

陛下非不知臺諫章疏事也又豈謂臣等對

陛下非不覽然而必欲堅爲此行者豈謂邊境有山

楊升菴全集

卷之二

二

川之美物產之饒軍容之盛田獵之樂乎臣等謂此

逆旅之觀非崇高之所事也又豈謂胡虜侵犯我疆

場寇掠我人畜宜耀我威武以飭我防守乎臣等謂

此將帥之責非警蹕之所親也今舍崇高之極而爲

逆旅之觀去警蹕之嚴而身將帥之責偏聽生姦獨

任成亂未之察乎古之聖人舉事必謀于衆

陛下試集臣民於前問之一人則一人以爲不可行

矣問之百人則百人以爲不可行矣問之千人億萬

人則千人億萬人以爲不可行矣

陛下初謀此行畿內連月大雨濘道及

車駕至止昌平京城盡日大風揚塵此非偶然蓋天心仁愛

陛下欲畱止其行也人言縱不足聽

天意昭然不可信乎况水潦災傷正在當年糧儲軍器不如往日萬一偵騎乘虛惡氛卒至如去年白揚口之舉是以逸豫之衆臨不測之地以無名之出當猾虜之鋒其不可不豫爲之慮也審矣鑒之往古周穆王窮海遠遊致有祁招之箴漢武帝深夜微行致有逆旅之辱觀之

昭代則土木之變近在己巳未及百年也當時尚賴

楊升菴全集

卷之二

中國之運荷

宗社之靈用謀臣之策空府庫之財竭邊廩之積僅克以濟然其所損亦不少矣稽之前事既如彼騷之已巳又如此

陛下聖明其不可不深爲之念也審矣臣等待罪史官直書時事以垂久遠其職分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與其今後世觀之以爲今日之幾執若今日止之以揚後世之休乎故不敢避鈇鉞爲

陛下陳之伏望

聖明俯從輿情早還

官闕保泰山四維之安垂史冊千年之譽實社稷無疆之慶也豈惟臣等之幸哉

古文參同契序

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脩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亂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

楊升菴全集

卷之二

四

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大王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爾余嘗觀張平叔悟真篇云叔通授學魏伯陽畱爲萬古丹經王予意平叔猶及見古文訪求多年未之有獲近晤洪雅楊邛崃憲副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敘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敘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敘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

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氷融其說旣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敘又云有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僞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謂掩耳盜鈴藏頭露足矣誠可咲也余旣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爲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于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况之說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爐火使人隕命亡身傾貲盪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

固

周官音註序

左傳浮誇誣誕之祖也大儒韓子乃服膺而到心末學後生皆心惟而口誦以其文采之煒燿也周禮瀆亂不經之書也前人論之詳矣其中多奇字古音蓋劉歆受學于楊雄其訓纂之遺有在於是者存而論之固可以補天祿校文之缺爲召陵公乘之禪矣其

書不用於科舉不列於學宮幸未經學究金根之謬
改麻沙俗字之訛刊亦古典之巋然靈光也顧未有
表出之者亦學山一簣之虧吹劔一映之缺乎余觀
先鄭後鄭之同異相角杜氏于氏之可否相將孔穎
達則會粹四家陸德明又並刻衆切如開武庫五兵
隨所用之似張錦機百綵惟其取者乃手錄之爲周
官音詁一編以爲鈎玄提要之助羣居終日爲之賢
乎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嗜夫銀鈎乍閱亥豕成羣盪
櫛行披焉烏盈貫於戲稍矣庶有豸乎青衿桐子錦
帶先醒或采下葑於朝聞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亦將
取飛蟲於宵肆若夫逃儒叛聖者以六經爲注脚倦
學願息者謂忘言爲妙筌或以示伊寧不嗤我然心
面不同亦更咲也

石鼓文序

石鼓今在大學其文爲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模
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宋潘迪氏音訓一碑二百
年前物也惜夫遺文墜字無慮近百載考唐人古文
苑此文特軋卷首裛錄年歷遠在音訓之先然廸所
遺墜者此仍缺如也薛尚功鄭樵二家各有音釋與
古文苑所載大抵相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明三家

之外見其全文者或寡矣好古者以爲深嫌又迪所
訓釋君子員員邈邈員旂二句牽合紕謬重堪嗤鄙
原古人書字下向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
點更不復書此易見爾迪旣誤讀君子員員邈邈員
旂遂復臆釋云員員衆多貌邈邈旌旗搖動貌此豈
特文法大戾書例亦大昧矣君子員員成何訓詁邈
邈員旂成何語言不知妄作乃所謂郢書燕說者也
一隅若茲餘奚取哉慎昔受業於李文正先生暇日
語慎曰爾爲石鼓文矣乎則舉潘薛鄭三家者對先
生曰否我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釋兼具
諸家斯下矣然本隻存將恐久而遂失之也當爲繼
絕表微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蓋丹書未竟而先生
棄後學矣去今又將六年追惟耳言未墜手跡莫續
天固愛寶奈斯文何敢以先生舊本屬善書者錄爲
一卷音釋一卷今文一卷韋應物韓退之蘇子瞻歌
三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卷尾藏之
齋閣以無忘先生之教云

山海經後序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
鼎象物物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

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由始也神禹
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
九牧之金以鑄鼎鬲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
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
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
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
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
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脫輶軒之
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固以爲恒而不恆矣此聖王
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

于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
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于黃帝姚姁盤孟之銘皆
緝之以爲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于終古孔甲之
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
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
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
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
相半信者直以爲禹益所著既迷其元而疑者遂斥
爲後人贗作詭譎抑亦軋矣漢劉歆七略所上其文
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奇矣此書之傳二子之

功與但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筌尾

水經序

漢桑欽水經舊錄凡三卷紀天下諸水首河終斥江凡一百十有一曰出曰過曰逕曰合曰分曰屈曰注曰入此其八例也而水道如指掌矣又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以爲卷終限華夷判疆域利灌溉通輓運具考是焉蓋不刊典也故以經名有宋陳振孫者獨評其爲未精審遂啓疑於後人謂河源一派漢使終不能窮九河故道淤塞無稽欽所記徧域中豈必一一皆信也余竊以其說爲不然昔在陶唐水

失其行神禹平之史官紀其濬導之績于是乎禹貢作焉厥後好事者因禹跡之廣旁及異域圻壤悉載淑詭畢陳於是乎山海經作焉原欽此志蓋祖述禹貢而憲章山海者也職方王會之遺圖溝洫河渠之雜志輶車觀風之赴告謠俗聞見之傳信其不爲無稽之籍可知已豈必地至方問而後筆哉以余嘗所經歷驗之自吾西蜀至北都水浮荆楚陸走秦趙經且萬餘里名川支川問津者無慮此書之十二徵徃所載與今所見無至秦忤用是例其未經者雖天下可知也謂其爲未精密者無乃厚誣與夫禹貢者聖

人作之聖人訂之然其間如東滙澤爲彭蠡東迤北
會爲滙傳者摘其爲紀者之誤至于山海經之牴牾
多有之而學者猶不廢也則此書顧不足爲禹貢之
義疏山海之補逸乎乃獨久湮於肆篋者亦由知者
鮮爾余近得之惜其紙敝墨矇乃重爲校輯止存欽
之本文若酈氏注衍爲四十卷厭其枝蔓太鉅頗無
關涉首注河水二字泐引佛經恠誕之說幾數千言
亦贅已今之史傳類文引用例稱爲道元水經遂使
欽之用心與其名姓俱泯焉誠可慨夫亦猶習禮者
汰儀禮而反任曲禮之傳爲經說春秋者不知據經

以按傳而反因傳以疑經皆貴諷說而賤本始是末
師而非往古可重慨者類此故特去之而詳著其說
焉嗚呼得吾說而通之不獨可以讀水經也已

轉注古音略序

周官保氏六書終於轉注其訓曰一字數音必展轉
注釋而後可知虞典謂之和聲樂書謂之比音小學
家曰動靜字音訓詁以定之曰讀作某若於戲讀作
嗚呼也曰引證以擬之曰某讀若云徐邈讀王肅讀
是也毛詩楚辭悉謂之叶韻其實不越保氏轉注之
義耳易注疏云賁有七音寔始發其例宋吳才老作

韻補始有成編旁通曲貫上下千載朱晦翁詩傳
辭考訂盡從其說魏鶴山論易經傳皆韻詳著於師
友雅言學者雖稍知崇誦而猶謂叶韻自叶韻轉注
自轉注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余自舞象之年究
竟六書不敢貪古人之成編爲不肖之捷徑尤復根
盤節解條入葉貫間亦有晦于古而始發于今謬于
昔乃有正于後故知思不厭精索不厭深也古人恒
言音義得其音斯得其義矣以之讀與篇隱帙渙若
氷釋炳若日燭又以所粹叅之古人成編褫其煩重
補其遺漏庶無蹈於雷同兼有益于諷說乃作轉注
古音略大抵詳於經典而略於文集詳於周漢而略
於晉以下也惟彼文人用韻或苟以流便其辭而於
義於古實無當如沈約之雌霓是已又奚足以爲據
耶今之所采必於經有裨必於古有考扶微學廣異
義是之取焉匪徒以逞博糜累卷帙而已方今古學
大昭當有見而好之者不必求于雲於後世也

檀弓叢訓序

楊慎曰鑿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易
之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莊列
九流而下其巧有差復以檀弓辯諸明高赤德又羣

工中都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訓之者未能犁然有當于人心也經猶招也訓猶射也一人射招或中或否未若衆人射之中之多也若鄭康成之簡奧或以三字而括經文之數十字蓋寡而不可益也亦傳注之神已孔穎達之明備或卽經之一言而衍爲百十言蓋多而不可省也亦疏義之聖已賀陸黃吳補緝胥列亦各殫述者之心工已陳駁謝枋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者之天巧已濬乎曷其沒矣茲訓也於諸家擷其英華紀載之蒙發焉於二家昭其甄藻修辭之借循焉藁之不亦可乎雖其嘿傳妙筌慙乎子休與子玄至於旁搜幽蕝累味集琇何遽不若咸陽之懸金淮南之鴻寶哉

六書索隱序

慎自志學之年已嗜六書之藝枕籍說文以爲折衷迨今四十餘年矣其遠求近取旁搜曲證說文而上則有大禹岫嶻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古文也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玄度九經字樣張叅五經文字徐鉉係傳林罕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公紹韻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侗趙古則于

六書皆有論著悉繙討之又嘗受業西涯李文正公友太原喬公希大永嘉林生應龍亦以斯藝相取文正公少愛周伯溫篆形之茂美肆筆數之晚乃覺其解詁多背說文有誤後學欲犁正之而未暇也太原公嘗集諸家之篆以韻分之而無所升汰林生亦著通雅逸古編博矣而無所裁定謫居多暇乃取說文所遺諸家所長師友所聞心思所得彙梓成編以古文籀爲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予得而略也若形之同解之複而不刪者必有刊補也書成名之曰六書索隱以韻收者俾易繙耳遂申前說序而系之曰伏

義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下有淮南王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衛宏說楊雄說京房說劉

說杜林說賈逵說桑欽傳毅說官溥說譚長說
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遂安說歐陽僑
說甯巖說爰禮說徐廵說莊都說咸宗古人不雜
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章鍾繇
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一
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
已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强又增加俗
字如竹尚少爲笋昇高山爲杪此乃童兒之見俳優
之嬉何足以汚竹素也其間名爲此字學者若李陽
水則戾古誑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

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讀
黃公紹沂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駁戴侗則肆手
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窺班
得脊擷英尋實何物周伯溫者聞見既陋經術不通
類撼樹之蟬蛸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
倍于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
剿程朱之滿魄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贅牙示以
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
代竒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宮牆哉慎爲此感欲
以古文籀書爲祖許氏說文爲宗而諸家之說之長

分注其下以衰老之年精力不逮且圖籍散失徧閱不能乃拔其精華存其要領以爲此卷深于六書者試欽玩之知其會同發揮乎古人而非雷同剿說於諸家矣所收之字幸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矻俗復古矣所注之義幸勿厭其繁可以詰經正史訂子滙集矣或覽之曰是則藝矣其如道何答之曰藝卽道也夫子之性道不離乎文章子貢未之合一耳司馬子長愈益昧此作孔子世家乃曰晚而嘉易韋編三絕其以孔子爲楊子雲以易爲太玄而詩書春秋爲甘泉四賦邪子雲若悟此則藏心美根豈出于雕蟲篆刻何必悔其少作乎必以玄爲極致而識字爲非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何嘗屏撤詩書焚棄春秋而後爲不踰距哉書成并識此于卷首吾黨有喜高論而厭下學者聆余斯言其必喙呷而心僉矣夫

宣和書譜序

宋宣和中君臣冥旰于豫樂而文具粉飾乎太平故篆鼎銘鐘法帖名畫全集于汴京而麇載于御府其欵識形式則有宣和博古圖躡蹀總目則有宣和書畫譜玩物溺心固蝨政之炯戒而考古資識又游藝之不廢也晉代宮閣名魏王花木記尚有傳焉而況

是乎蚩尤之兵也夏桀之瓦也祖龍之長城也陽
之運河也當日之梗階後代之利用矣博古圖
監有刻本而此書雖中秘亦缺余得之于亡友許吉
士稚仁轉寫一帙真傳無絕云

補名賓異號錄序

史記云孔子數稱介山子而不著姓名豈隱而不彰
乎抑當世則彰而世遠則隱乎若論語所載長沮桀
溺楚狂晨門荷蓀荷蕢皆不得其姓名而因事號之
也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汪云秦處士之號抑
亦介山之流乎若甘茂號樗里子范蠡自稱鴟夷子

計然自號海濱漁父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別號
之稱唐人猶未數數然至宋則人人有之或人兼數
號討尋寔艱于時有名賓錄異號錄臨文開卷亦便
簡閱今其書不傳暇日乃爲補之比之圍棋握槊之
譜稍有益焉曾記弘治中泰陵乙夜觀經注以養心
吳氏名字下問於館閣徧閱載籍竟不知也使異號
名賓之書尚存則執之以對不爲愈乎

分隸同構序

自蒼頡沮誦而下科斗鳥迹以還爲八分爲楷隸其
變夠矣說文訓纂字止九千玉篇龍龕至億萬異體

別構俗創訛音實繁其文焉暇日搜諸字書合于六書而又叶于八法得什一千千百振體要于碎煩名曰分隸同構嗚呼上谷之翻未覩鴻蹤曩穰之鵝空傳屢本隸古以定通今以行時乎會當有變薑芽之手元和之脚明之存乎其人知貽咲大方之家庶用詒小子之造爾

風雅逸篇序

風雅逸篇錄中古先秦歌詩也楚鳳魯麟風之逸也堯衢舜薰雅之逸也載在方冊矣曷以名之逸外三百篇皆逸也粵稽魯論兩引逸詩侈止兩韵約僅五

言後素昭文何遠興仁聖咨賢焉賢啓聖焉于是乎取之以此其存槩彼其餘豈必無主文譎諫之旨民彝物理之訓哉嗚夫世遠籍湮不能舉其全也然其餘句散見諸書若大戴禮若春秋內外傳若汲冢沉文若諸子瓌語網羅放失綴合叢殘尚多有之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聖喆所遺而後人拾以爲已寶茲類之謂乎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篇由前言之則大師所職數止此由後言之則今所存十一千百耳自逸詩

外若因事造歌異裁別體若狸首鷺誦蠶蟹龍蛇後
代詞人刻意莫迫其宛轉附物怡悵切情蓋不啻驚
心動魄一字千金而已若是者雖多所軼沒而謹其
遺者粹之亦奚啻足爲更僕之誦哉故錄首黃帝彈
歌至伯夷薇歌爲第一卷錄琴操歌謠詞曲三十一
篇爲第二卷錄石鼓詩十章爲第三卷錄逸詩篇名
斷章存者十篇有句亡篇名者四十四條爲第四卷
錄經傳所載孔子歌辭及諸執事涉孔子者廿二篇
爲五卷錄魯衛齊晉鄭宋吳趙成徐秦楚君臣民庶
婦女胥靡俳優雜歌謳操曲誦祝相曲爲第六卷第

七卷錄古諺古語古言鄙諺鄙語野語俗語故語民
語不恭之語百五十條爲第八卷錄荀卿成相雜辭
三章俛詩一章附蘇秦上秦王詩爲九卷錄葛天氏
八闋訖于詩延滌角有篇目逸其詞存其名義爲風
雅逸篇十卷終焉錄成有過而問者謂之曰子知富
翁好古者乎犂鼻匣斷珞厥穿穴圖籍繪障貨彼罅
裂罄已懷資受市魁嗤子所爲嗜古辭者將無類茲
吹呖之吟則穿穴也糟粕之拾則罅裂也心力之玩
則罄而資依託之售則受若嗤請刊落之其尚有盈
辭予投筆而起負序以謝曰然業已成子不忍廢也

予之言予不敢忘則書之以終筴

五言律祖序

夫仰觀星階則兩兩相比類玩卦畫則八八相聯蓋太極判而兩儀分六律出而四聲具豈伊人力寔由天成驗厥物情可識詩律矣五言肇于風雅儷律起于漢京遊女行露已見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是五言起于成周也北風南枝方隅不惑紅粉素手彩色相宣是儷律本于西漢也豈得云切響浮聲興于梁代乎頭上尾創自唐年乎近日雕龍名家凌雲鴻筆尋濫觴于景雲垂拱之上着先鞭于延清必簡之

楊升菴全集

卷之二

十九

前遠取宋齊梁陳徑造陰河沈范顧于先律未有別編慎犀渠歲暇踰塵日親乃取六朝儷篇題爲五言律祖泝龍舟于落葉遵鳳輅以推輪華瑯極摯本質巨踰矣今之論詞曲者曰套數小令各有體套數可以倣小令之嚴小令不可入套數之誼論字學者曰分隸篆籀各有師分隸可以從篆籀之古篆籀不可雜分隸之波例之詩律曷云異旃如曰不然請俟來

哲

選詩外編序

予彙次選詩外編分爲九卷凡二百若干首反復觀

之國春所興起遂序以發其義曰詩自黃初正始之後
後詠客以俳章偶句倡于永嘉隱侯以切響浮聲傳
于永明操觚幹才靡然從之雖蕭統所收齊梁之間
固已有不純于古法者是編起漢迄梁皆選之棄餘
北朝陳隋則選所未及詳其旨趣究其體裁世代相
沿風流日下填括音節漸成律體蓋緣情綺靡之說
勝而溫柔敦厚之意荒矣大雅君子宜無所取然以
藝論之杜陵詩宗也固已賞夫人之清新俊逸而戒
後生之指點流傳乃知六代之作其旨趣雖不足以
影響大雅而其體裁實景雲垂拱之先駟天寶開元
者之高下則君子或有取焉是亦可以觀矣

選詩拾遺序

漢代之音可以則魏代之音可以誦江左之音可以
觀雖則流例參差散偶𠬪分音節尺度粲如也有唐
諸子效法於斯取材於斯昧者顧或尊唐而卑六代
是以枝咲幹從潘非淵也而可乎哉余觀漢志藝文
隋志經籍跡斑斑而目睽睽徒見其名未睹其書每
一披臨輒三太息此非有秦焚之厄漢挾之禁也直
由好者亡幾致流傳靡餘惜哉方宋集文苑英華日

篇籍自具也陋儒不足論大雅乃謹唐人而略先世
遂使古調聲聞往體景滅悲夫梁代築臺之選唐人
梵龕之編操觚所珎懸諸日月伐柯取則炳於丹牘
矣二集相略予得而收之爲選之外編又網羅放失
綴合叢殘積以歲月復盈卷帙稍分時代別定詮次
仍以選詩拾遺題其目嗚呼昔之遺帙可重悲惜者
業已莫可追及幸頗存者宜無諉矣其諸君子亦有
樂於此者歟

唐絕增奇序

予嘗品唐人之詩樂府本効古體而意反近絕句本

楊升菴全集

卷之二

十一

自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柄佛者莫如絕句唐
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場則王
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
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乎對偶二則汨於
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汨則儒生之書袋
而乏性情故觀其全集自錦城綵管之外咸無譏焉
近世有愛而忘其醜者專取而効之惑矣昔賢彙編
唐絕者洪邁混沌無擇珉玉未彰章澗兩泉盛行今
世旣未發覆於莊語仍復添足於謝箋其餘若伯芻
伯謙柯氏高氏得則有矣失亦半之屏居多暇詮擇

其尤諸家贈多不復雷同前人遺珠茲則綴拾以唐詩增奇爲標題以神妙能雜分卷帙逃虛町廬聊以自娛跪石之吟下車者誰與

羣公四六序

溟雲僻在萬里其士夫皆江南播移楚蜀流寓其地高燥無梅雨之潤絕蟬蠹之缺故藏書亦可久焉慎執戟其地垂三十載壬辰之春於葉榆書肆以海貝二百索購得羣公四六古刻乃宋人所集不知名氏自甲至癸凡十卷其人則首王初寮至蔣子禮五十人啓凡四百六十五首嗚呼四六之文於文爲末

楊升菴全集

卷之二

廿二

品也昌黎病其衰颯柳子以爲駢拇然自唐初以逮宋季飛翰騰尺爭能競工觀此籍所載若王梅溪胡邦衡王民瞻任元受趙莊叔張安國胡仲仁陳止齋皆一時忠節道學之臣鴻藻景鏢之士其英聲直氣見於偶麗絺繪之中直可與陸宣公奏議上下相映奚可以文章末品少之昔蘇文忠公稱孔明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表裏豈屑屑於贅牙詰屈哉大中丞張公腹笥旣富手校尤勤乃取弋於飛蟲下問於采葑因出舊藏裝池新帙并序所得之由以廣古賢之跡傳諸四方亦文獻之盛事乎

清音競秀詩卷序

蟠峰李子子安銜使于蜀東臯劉子作詩贈之猶齋
謝子繼之東谷敖子三之初亭程子四之菴予不敏
五之屬而和名又若柯首稗以成什乃孟冬廿日會
于凌雲之清音競秀兩亭臨睨久之且邀予篆題予
卽以二亭名名卷蟠峰子曰義曷取乎噫山水之清
音無幾耳巖壑之競秀無幾耳與夫喙鳴之善也疇
類之合也猶之山水巖壑也亦無幾耳子行萬里閱
人多矣所爲詠歎緘藏者僅是所爲畱連徙倚者僅
是茲可曰無擇穀乎率是道也於學術辨其眞贗於

楊升菴全集

卷之二

廿三

朋從分其鳳鷲於尚友師其峻特於勅務審其義命
可以從身可以大畜可以樂羣可以同人畜之大者
德之崇也人之同者業之廣也推是說也雖終身行
之可也奚翅爲山水詩辭指哉菴予不敏題以爲清
音競秀詩卷序

書品序

書有以品名者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是也二子皆
梁人其稱名也同其遣辭也類時代則然非相假哉
也詩品以三品品詩書品以九品品書何區別之精
而用志之勤乎或言書與詩均執而書又非詩比謬

矣古者君子之於物也無所苟而已矣曲工小技罔不致其極焉故曰傳兵論劍與道同符今人不及古人而高談欺世乃曰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以此號於人曰作字欲好卽爲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从之是蒼籀上世道已喪矣不曰道器形神也離道語器棄形而存神也故曰齊匠之斲輪綿駒之擲籥先王之道有在於是矧夫進於六藝流乎君子宜無苟也苟于物將苟于道吾所爲感其感云其云也嗚呼又焉得真知其解者而竟吾云乎

譚苑醍醐序

楊升菴文集

卷之二

二十七

醍醐者鍊酥之碁晶佛氏借之以喻性也吾借之以名吾譚苑也夫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猶之精義以入神非一蹴之力也學道其可以忘言乎語理其可以遺物乎故儒之學有博有約佛之教有頓有漸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佛之說曰必有實際而後真空實則擾長河爲酥酪空則納須彌于芥子以吾道而瓦合外道一也以外道而印證吾道一也譚云苑云徒說云乎哉醍云醐云徒味云乎哉

丹鉛別錄序

葛稚川云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或謂予曰流無源則乾條離株則悴吾恐玉屑盈車不如金璧洪答曰泳圖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荆山者拾玉而棄石余之抄略譬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王融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慎執鞭古昔頗合執葛王自束髮以來手所抄集帙成踰百卷計越千其有意見偶所發明聊擇其菁華百分以爲丹鉛別錄享敘帚以千金緘燕石以十襲雖取大方之咲且爲小道之觀知不可乎

楊升菴文集

卷之二

廿五

滇候記序

遠遊子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日月之陰徑寸而移雨暘之地隔壟而分茲其細也太明太蒙之野戴斗戴日之域或日中而無影或深瞑而見旭或銜燭龍以爲照或煮羊脾而已曙山川之隔閼氣候之不齊其極也是以有測景之圭有書雲之臺有相風之幌有候風之津海有星占河有括象以此知其不齊矣故曰不出戶知天下天下誠難以不出戶知也

非躬聞之其載籍夫九丘之書志九州之異也佚而不傳周處作九州風土記宗懔作荆楚歲時記至於巴蜀異志嶺表異錄皆是物也余流放滇越溫暑毒草之地艸過從晤言之適幽憂而屏居流離而閱時感其異候有殊中土輒籍而記之豈欲妄意古人乎他日叟萬一釋其棘矜歸於氓叻焚枯酌醴班荆坐茅與擊壤之老聚沙之童晨夕話之亦可以代博奕矣

四川總志序

余嘗讀左太冲賦蜀都云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

楊升菴文集

卷之二

廿六

相如儼若君平王褒鞞鞞而秀發楊雄含章而挺生自漢而下文章之盛無出于四子矣然豈徒四海考雋游譚爲譽哉文之傳事之傳也去今千七百年而談漢事如昨日繫四子之文也文乎文乎其可護乎若夫陳子昂懸文宗之正鵠李太白曜風雅之絕麟東坡雄辨則孟氏之鋒距邵菴詩律比漢廷之老吏繼炳靈而躡蹤感揆藻而騁轡與爲多矣况子安少陵薄遊徧乎三巴石湖放翁篇詠泊于百瀼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楚材晉用秦渠漢利矣先君子在館閣日嘗取袁說友所著成都文類李光所編固陵

文類及成都丙丁兩記輿地紀勝一書上下旁搜左右采獲欲纂爲蜀文獻志而未果也悼手澤之如新悵往志之未紹罪謫南裔十有八年辛丑之春值捧戎檄覓過故都大中丞東阜劉公禮聘舊史氏玉壘王君舜卿方洲楊君實卿編錄全志而謬以稅文一局委之慎乃檢故麓探行篋叅之近志復采諸家擇其菁華褫其煩重拾其遺逸翦彼稂稗支郡列邑各以乘上又得漢太守樊敏碑于蘆山漢孝廉柳莊敏碑于黔江文無銷訛刻猶古削東阜公喜曰漢碑之傳于今中原亦掃跡矣乃今得茲于遠邦不謂斯舉

之獲乎唐宋以下遺文墜翰駢出橫陳實綵有馭乃博選而約載之爲卷尚盈七十中間凡名宦遊士篇詠關於蜀者載之若蜀人作僅一篇傳者非關於蜀亦得載焉用程篁墩新安之文獻志例也諸家全集如杜與蘇盛行于世者祇載百一從呂成公文鑑例也同時年近諸大老之作皆不敢錄以避去取之嫌循海虞吳敏德文章辨體例也開局于靜居寺宋方二公祠始事以八月乙卯日竣事以九月甲申自角匝軫廿八日以畢食時而成旣愧劉安之捷懸金以市又乏呂覽之精乃屬鄉進士劉大昌周遜校正而

付之梓人昔漢代文治興之者文翁禮殿之圖後世
建學做焉七十子之名馬遷之立傳徵焉當時號爲
西南齊魯岷峨洙泗文之有關於道若此文翁之功
不可誣也繼文翁而作者今之阜翁歟獨愧慎華顛
白紛舊植荒落不足以揚四子之芬而成一邦之史
也恕其不敏補其未備尚有冀吾黨之助焉

世或是不爲解其未前而後莫吾黨之也
自前而後其意不以對四子之卷而以一雅之
不問也止其文會而升者今之阜翁歟獨愧慎華顛
西南齊魯知知來以文之亦關于其善此文會之也
數學如語士十于六各別其文立動其意當其
付之梓人昔漢代文治興之者文翁禮殿之圖後世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從子有仁編輯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全校

大理府志序

大理滇西繁雄郡也緣洱水出罷谷為西南巨瞻浸
蒼山像靈鷲為西南巨鎮而襟帶而巖險而物華而
人英又裒然育燁然縉犂然有當於中州之奧區卓
乎無謝於南溟之奇甸焉嘗稽之往籍緯書云神農
地過日月之表則日表骨利月表青丘滇池比之猶

楊升菴全集

卷之三

一

為邇封陸終為黃帝之所娶若水為顓頊之所生產
里為湯亳之貢國濮人為武牧之征隊載籍昭然可
以覆視奚待常頰為通道始而唐蒙為開郡先乎昔
之郡乘方志事狀行紀若韋臯徐雲虔若竇滂若樊
綽若韋齊休若陳隱之所著雖曰胥列實則錄存書
亡若勝國之李景山昭代之王景常籍弓具存然或
失之誤或失之略山河若柯戒而以一經行盡之幅
員數千里而以二卷帙約之原本山川有愆其能說
極命草木無裨於多識矣柱史溫泉郝公按部駐郡
緇舊志而病之乃徵議於督學憲使默泉吳公參相

龍山沈公僉憲膠峰安公板令於太守龜厓蔡公二
守小溪王公禮謁給諫弘山楊公荆守侍御中溪李
公二公家本郡人官舊史氏多識前代之載且諳土
著之詳於是摭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立創新
例大增舊文閱數月而新志成集二美而卷帙合時
則龜厓公政成化流之暇宅生居方之餘也而古跡
英疆琳宮寶地表昔賢之遺愛供騷人之景物者一
一鼎新之賁飾之輪奐之詠之榜之不翅柳吳興
之蘋洲謝宣城之疊嶂矣其爲新志之助不亦多乎
慎也恩謹裔土流成滇陰紫城蒼麓夙嘗授館僦屢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二

香界珣岑昔饒解鞍橫枕乃以首簡屬之孱毫非敢
曰僭杜征南之先固願附張京兆之後云爾

劍州志序

志流別於史九丘先於六籍地象倣於河圖雖迂怪
弗稽實志初也至禹貢職方則大備矣劍以山形名
州人皇乘祇車出谷口秦宓謂卽劔道之谷沂其世
正際九丘而岷山之精上爲井絡見河圖文寔今井
絡關劍首區也奚待禹貢職方始著梁益哉三代以
還劍代爲要害地唐爲節度雄鎮領縣有八綦布于
環三四百里內連城擊柝相聞也今登高望之歷歷

在日迨

國朝劍獨達於宸極最爲叢陋四境相距千里遼絕
二百里而遙始得縣一百里而遙得驛三十里而遙
得郵繁雄昔如彼也荒陋今如此也豈獨時運則然
抑亦王化有遠邇歟官其地陋其土窳其政者往往
是也武緣李白夫璧來守是邦獨事振厲希古良牧
拓城池奠廬井立鄉社新學宮祀鄉賢表各宦公館
郵置皆鼎新之勞以身先教以身率劍之士久爲荒
僻至是有裒然舉者始也余徵其政于聞旣而北征
路貫劍門又徵之于見白夫出其所脩劍志繙之又
揚升菴文集

卷之三

三

徵予耳目之有徵焉其土俗民風炳如也將無望于
嗣守者歟斷碑殘碣遺文墜什拾于奧突荒蕘者又
哀聚此卷若與景陽子厚之銘少陵謫仙之詠競其
英爽過其地者觀其山川若生色焉斯州也可無斯
志夫白夫請余序在正德己卯成之歲則嘉靖甲申
時白夫已遷秩去劍云

雲南鄉試錄序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十九年寔惟閏之一章入庚子
薊首粵當三物賓興期雲南巡按御史某申令甲嚴
法癸葺試寘曷文軌業爰飭其故期不愆於素乃以

布政司謀司調按察司謀司監郡大夫若支郡大夫

邑郎官洎流未官咸慎選精遴駉局竦事罔弗虔學

官某輩若干人應聘以屈罔弗共闔滇之棧四寸有

二入穀之士二千有奇皆提學副使某所曉擇也先

長夏回星淖鴻湛聲及初商應律啓霽升陽乃甲子

鏤院御史蒞蕭衆曰矢公矢慎乃違此二矢昕有如

日暝有如燭乃臚唱諸士而試之戊辰一之辛未二

之甲戌三之題則紬簡刺之卷則分經閱之公簾以

內司試者鏞之爰爰如也鰓鰓如也公簾以外司調

司監者分職之魚魚如也雅雅如也御史又實臨內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四

外而綱維之翼翼如也井井如也拔簡其試之中得

冊人鏤雕其文之優廿首爲雲南庚子科鄉試以獻

某濫竽授簡拜手颺言曰大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

而有諸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之刪修折

衷乎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行於文章三

代以還道寓於文章而不純于事業故鄉舉里選取

其事業矣敷奏明揚取其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對策

取士六朝以品薦詞華翫人隋合南北始有科舉最

盛于唐增光于宋而其得人之効視三代猶矣我

太祖高皇帝重獎天衷再造人極掃胡元之晦盲否

塞復三代之純固惇龐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彛而倫
之文而章之君師之道兼隆仁聖之事畢矣嘗伏讀
科舉之詔矣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夏氏蔡氏
兩傳詩采漢箋暨集傳春秋本三傳兼胡氏禮記則
古註疏與陳澹集說裁訂自淵衷叅采乎諸儒使孔
孟復生亦無異論也又嘗觀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
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瞻辭末場在通
今而知務上之涵養乾知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
菁莪樸棫之化梓材多士之興良有以也丹青旣久
而渝神化亦窮以變厥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五

厲空師心去迹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
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滯魄陳陳相
因辭不辯心紛紛競錄問則喏口此何異瞽矇誦詩
閤寺傳令乎窮高者旣如彼卑淪者又如此視漢唐
諸儒且慙焉况三代之英乎

聖祖制舉之美意舉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哉

今

皇上遠述唐虞近法

聖祖屢下明詔銳意作新文必宗經必法古必崇雅
必黜浮菁莪之詩梓材之書復作於今日收濟濟之

士迂穆穆之衡行婉於古先諸士乎沐薰濡化提耳命面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况爾滇雲

聖祖嘗有諭言曰氣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士子生其鄉邦久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新吾三日之士尚猶刮目矧曰涵泳已百七十載濟濟數三五六經諸士勗哉今日之滇雲非昔日之滇雲矣勗哉不以一第自滿而以三代之英自獻某也願徼榮靈假於諸士子僭書以俟

雲貴鄉試錄後序

粵嘉靖甲午秋雲貴大比登賢書成某也當後錄以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六

終義則臨文盱衡而贊曰惜蔚矣哉滇之文乎其士之脩辭崇古齊軌中州近則有唱第于臚句魁選於春官者矣茲舉也一一焉彬彬焉限于額計而弗獲兼登者尚繁有士蔚矣哉滇之文乎恒言曰滇曰遐域某也竊載稽古滇域非遐也青陽黃軒之封壤也黑水玄禹之導跡也逮德下衰靡莫據鬼方擾矣建武葉榆氏郡永平蘭津開路德又下衰而鐵橋阻玉斧畫矣跡是以論非德盛而流光化行而服遠乎故曰地過日月之表誠登三咸五之盛跡也我

太祖高皇帝德隆黃夏業懋炎漢以世運輪行之寔

五帝之黃也三王之夏也漢又不足言也漢之啓閉
合分足徵之矣不然何黃夏啓而殷周閉兩漢合而
唐宋分乎故滇文之蔚也實彰聖代文治之廣矣大
矣况漸漬以百六十年之育養哉今

皇仁聖以文致太平明詔于文體三致意焉士生茲
時沐浴涵泳能無慨然矣乎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子諸士詎以遐自畫乎奚足
以文爲輦悅之藻也飾羽之畫也見其外矣未見其
內也

聖天子所以寤寐賢雋以臻三五者如茲而已乎先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七
正有言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
乎哉必也濟乎義某也於斯文無能爲役敢籍是言
爲子諸士誦之以終鹿鳴之義

貴州鄉試錄序

嘉靖庚子秋八月天下鄉試期貴州巡按御史某實
監臨焉制度數議品式宏槩撫庀續食豫資用寔文
科攸始比友邦則勞倍矣巡撫副都御史某鎮維重
臨士爭快睹提調則布政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入
試之士凡若干人提學副使某所遴也先某應聘于
邁途貫重阻山則侵霄谿肆無景草樹蒙密分天閱

日虎豹之所穴猿猱之所捷上援弱枝俯蹈弱泥步者鏐橈利屐騎則緘鐵鑿蹄晨與鷄俱興夕篝火猶登信天下之至險且遠也又將入其會城則山經水緯壤沃屋潤鬱鬱乎葱蔥乎曰有開乎文光矣展采之儀腆郊勞之飫豐融融乎泄泄乎日垂精于文治矣逮鎖院則白盛青堊黃簾綠幕輪奐改觀心神怡曠嘖嘖乎籍籍乎曰助飾乎文事矣三試竣事分經閱卷文則彬彬有中州風其敢以遐異衡遜改鑿乎精覈嚴復得士之中式二十五人梓其善文二十篇爲錄以獻嗚呼天生五材肇于水寃于土人有恒言

曰水土水土人也者非水土不生而非水土所能囿也嘗讀禹貢之書見其土九州等九職地產方貢品明眎列而獨恠其詳于物而略乎人也又讀周官職方等男女均多寡又恠其詳于民數而略性與俗何哉及汜觀管子之著水樞班固之志地里則禹貢職方之未詳于此備矣管子之水樞列齊楚越晉燕宋六國而貪麤簡易之俗謂其解皆在水固之地里列秦蜀至吳粵凡十三國而游俠而柔弱而剗毅而險陋而夸奢而剽悍而巫鬼謂其習皆係乎土唯唯然與否否非然與吾不得而知也然以管班所稱較之

今何啻磨榘規磨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之性稟于天自王畿土中至于海隅日出一也習也者則係乎君之令師之教而非水土所函也乃知禹貢職方萬世之書而管班則一時之書耳由是言之人才之生豈係乎地哉是故君有分土無分民師也東夷也是皆夏周之賢聖也降而漢唐相如起于巴蜀九齡出于五嶺歐陽詹挺于閩海姜公輔生于愛州抑其次矣

皇明區域遠過日月之表越五帝而並神農文明之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九

化則軼三代而隣唐虞貴州古之鬼方黃帝所娶之國唐之夜郎李白遠流之鄉聲名文物之見止此至我

太祖高皇帝始郡縣之衛戍之庠序之取鱗介而衣裳之列箚砦而闡閣之百年以來道潤德洽文覲武匿昔也鬼方今也拱帝鄉昔也夜郎今也觀國光茲聖天子崇古尚賢表章經術釐正文體天下喁喁爭相嚮風先是三年爲丁酉寔始開科增額貴州之士磨礪脫穎括羽入彀是春登禮部之士遂得四人視往昔亦三倍矣盤江崇安之水若清而深黔中羅甸

之士若畝而金士乎士乎其能重乎地乎地乎
其重係乎士乎自今以往因文以貫乎道友今以尚
乎古上焉可希乎夏周之英不及則亦不失爲文章
之司馬歐陽功業之九齡公輔其勿以遠自畫地自
限哉某於試事無能爲役而授簡僭羣言之首請以
瞽誦敢告勸駕

卷之三 楚壯遊詩序

南國寄梅竭來小雪東橋折柳行指孟春溪山之征
邁紆懷岐路之睽離軫念爰鳩同調乃燕將歸楊子
伯臣者連然韻士也多才多藝不忤不求詠詩考槃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十

敷易蜚遁山梁飲啄遠樊籠而無心江湖浮遊捐鍾
鼓以不享楚澤非淹于桂樹周原實睠於楝華萊服
承歡潘輿送喜江魚入饌檣燕留入紹陳氏之英靈
珠星聚夜分謝庭之蔭蔚玉樹搖春解珮弄珠逢漢
濱之遊女引商刻羽和郢中之騷人將辭敬梓之邦
漂過折麻之地余衰臥天一柱子行望月兩鄉他日
清風自深玄度之想茲晨零雨得無子荆之詩分題
古詩五言合爲各體一卷題有楚字者詩緣楚吟也

周受菴詩選序

粵若稽古吾蜀詩始萌芽蠶叢有日月二章蜀著龍

歸三曲蓋開塞未通禹貢以上時也隸風有江沱卽
沱潛之域頌稱清穆乃吉甫之詩聖垂刪述愛而尚
矣炎漢之興司馬相如體物瀏亮之餘復制郊廟樂
府之作溢爲封巒天覆之詠中葉擅名四海爲備焉
唐則陳子昂海內文宗李太白爲古今詩聖降而劉
灣雍陶苻載李遠唐求苑咸之徒振其末嚮蘇文忠
公宋代詩祖而輕輕後進云文章妙天下詩律不逮
古人蓋規磨之談媚嫉之訾耳唐庚韓駒吳巖後溪
曾交李石文丹淵喻三嶠襲其殘芳元則虞道園兄
弟鄧文原父子不隕其揆藻以開

皇明嘉州楊孟載青城王汝玉成都袁可潛徐遵晦
富順晏振之近得宜賓牟君倫長寧侯汝弼嘉州安
公石程以道卓然名家往年慎脩全蜀藝文志載之
不能盡也廣漢受菴周公穎異秉資弘深績學經術
古文之餘剩爲冲融寂寥之句自筮仕至長憲外臺
不廢披閱討論可謂胸有萬卷書宦輒秦邊晉塞桂
嶺昆池可謂足行萬里路發之紀行詠之邊徼和之
友生寄之山水子夏之云止禮義莊周之云道性情
管子之云紀物陸機之云緣情左思之云詠史阮籍
之云詠懷寔皆具體兼之和衷觀之可以備圖經衍

之可以裨經略豈曰流連光景云乎世有爲高談者
曰作詩無益則詩教可廢商賜其衰矣受菴公以冊
藁示慎且曰選畀不必多古人無多也慎快讀三復
摘其必可傳者若柯篇題曰受菴詩選又序吾鄉詩
之萌芽流裔以傳受菴天下士而尚友古人者慎以
一邦一邑言陋且難矣翳亦尊鄉敬止之私爾尚埃
海內名鉅掬爲太序茲其稟韋之先糝糠之前云

宋封君一嘿壽七袞序

嘉靖龍集丙辰侍御松江宋公來按吾全蜀先聲所
屆風清弊絕暇日寓書慎曰吾父一嘿翁壽登七旬

先是耳順之期有林肖泉文沾演綸封誥有陳松谷
文不鄙謂慎昔從史氏後猥授簡慎也屏居遐迹未
及拜翁而因公之號知壽徵矣內典有云忍舍百善
嘿定千差此言近理以吾儒印證之洪範之稱福壽
魯論之稱仁壽中庸之稱德壽一嘿可以致之奚以
知其然也嘿焉而意已傳於心已得是德也淵嘿而
雷聲嘿以立象是仁也嘿識心通天地之至和委焉
是仁德之交而福壽之源也翁之一嘿具此三善有
子以超宗名世有命以豸冠繡服不其宜乎慎昔聞
彭祖八百之壽不無疑焉後博觀載籍於張懷瓘書

斷見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八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歲矣於元魏史見羅結百二十歲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李元爽百三十六歲爲耆英耆於蜀志見涪陵譙定百三十歲猶以易教授授是以例之彭祖之壽非誣矣况今皇上誕敷皇極歛福錫民俾環海黎獻同卷壽域而會極歸極者膺福先焉翁非其人邪他日洛社耆英以首鄉國曾孫扶掖以升殿庭川至日升而未渠央也請因林陳二太史之言而演之以爲攸遠之徵於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十三

百齡外云

玉岡詩集序

昔人云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數於篇章言富貴才藻之難兼也走竊以爲規磨之論觀乎治古以上咎陶之賡歌八伯之屬和周文公之頌召穆公之雅祭公之祁招吉甫之江漢大抵以經濟爲才而勛華爲藻矣迨其下衰猶有先軫之敦詩祭遵之雅歌又其下衰尚有曹景宗之韵競病斛律金之歌勅勒曹將軍之應制岳忠武之北伐又不離楯鼻刀環而兼夫縹囊細帙事業文章之說其然豈其然乎明故太

師黔國沐莊襄公開國功臣黔寧昭靖王六世孫也
自二王作屏於滇南羣公繼之當就日之勲翊開天
之業萬世大功一代懿佐時則颺回霧塞而沉烽靜
柝成周所稱方召之倫何以度越蓋開國之臣未之
或先也蟬嫣相繼重公屢將傳珪襲紫滇越世守忠
愛流裔屏翰一方廟食百世又魯伯禽齊玠公之所
難蓋守成世祿什百倍徒而未之先者君子曰昭靖
王之亨屯難也壯以貞惠襄侯之克負荷也疑以愿
忠敬王之啓國封也昌以大武襄伯之固封守也鎮
以謚榮康公之討叛夷也才以武至繼軒公明經術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十四

崇文史與儒生將能偉矣武僖公之光成業肅邊徼
與名將爲多傳都督公蚤世而莊襄公承之時值
敬皇臨御十八年間臥鼓皋及鶴膝犀渠無所於試
麟蹄兔穎競用相高投壺雅歌之餘緩帶輕裘之暇
文人韵士遊行於金碧之間刻燭擊盞聯詠於玉岡
之上是又足以黼黻乎卿雲而芒耀乎化日推其意
也直與卷阿江漢同流而還視昔人寶刀金甲之懟
長驅直搗之辛有不倫矣轡軒之采風樂府之演雅
猶將采之而况嗣業成家庸已於傳乎敏靖五山公
公之嗣也手輯其遺編爲六卷南園張公序之將命

梓人而未就緒乃今太保土公嗣之思繼志以傳乃命永昌戍史慎繼序之慎昔叨史局紬書石室獲見昭靖忠敬遺烈於洪永實錄洎罪謫南中翦拂於公家節下廿年知其閎閱勛華最悉焉故槩舉屢世功業之大者以終義若夫詩云前序備矣

送卞蘇溪歸敘州序

瀾滄兵備憲副敘州蘇溪卞公黑髮辭榮急流解印臺省諸公力挽苦畱不得也或曰公年未踰耳順而遽願高臥無乃非古人七十致仕之禮乎公曰古人四十始仕今則先廿年而已牽緣類弁矣旣先禮而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十五

仕今先禮而休不亦可乎莊子有云身在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則從神無惡乎此爲心乎仕者言也若予者身纓紱而心林壑久矣亦從神無惡乎強予不從必有飲冰內熱之患矣畱者無以解也乃聽其馳疏焉予旣惜高賢之去而又喜勇退之有人也因怪唐僧贈韋丹詩謂相逢盡道休官而林下未見一人憶吾黨穠於世味乃爲緇流所強詠乎然如公者飄然絕塵於千載後始知不可輕訾古今而淺測賢達也近者綿州瓦屋高公富順右溪謝公遂寧梓谷黃公成都玉林許公一一皆未老引去見於邸報士

林傳馨以爲蜀之盛事及公而五矣故知范長生勾
台符張白雲蘇雲卿之流山水所鍾風氣所自固應
爾耶嗚呼吾求之古人稱楚子文之美爲其去令尹
而弗憂言鄧仲華之賢亦曰褫龍章而無愠然其仕
止在君非恬退由己也求之古人且難而况今人乎
東坡先生有云山林之士猶有降志乎垂老鍾鼎之
貴豈能辭榮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
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途是以孔門行藏夫子獨許
于顏氏周易進退文言不及於賢人由是論之公之
茲歸不獨褫身可以振俗矣敬書其事庶續傳益部

耆舊者有考焉末綴以長短句一闕用代驪駒之什
云歸去來兮美公高致栗里堪齊記繡斧行邊風生
貴竹青油開府月朗雕題黑髮功名丹心事業卿棘
公槐行可躋問何事急流勇退力挽難稽○公言某
豈栖栖奔走紅塵早歲迷况夜鶴帳中滇雲直北春
鵬花底蜀日平西布襪青鞋水邊林下尋壑經丘一
杖藜喜吾鄉散仙多侶勝日招携

韓太之赴徵命序

韓侯受命來尹新邑越有文告曰我尚稽古蜀土惟
遐埴壤滋沃歲其有恒有秋民鮮懷感厥今日替初

哉肆者弗靖用勤師于春遠爾農秋伐爾刈俾析爾
聚凍爾葆洪降困騰師甫收功藥傷補敗爾尚未旬
攸宅復大役於林衡茲惟京室之構材程矧敢勿亟
身庸其劬口率其索天弗弔爾民曷其有甦

天子俾我作牧爾邑旣岐道候入其勤爾版籍匪衆
勞其未渠康艱哉明聽文告以自甦爾何勤非生何
貞非賦何懷非刑何備非武何崇非德勤生作富貞
賦作忠懷刑作祗備武作勇崇教作乂我聞曰爾俗
無膚險構辟其有爭禽愆餼則麗於法我罔俾輿臺
五百騷騷爾厥象攸召爾無我後爾有城郭溝池遂

弛禁呵衛闢宵通旅自今以始其毋闢宵通旅輻來
其畱止里禁設勿野施互櫟爾則不聞鳴犬之聲我
牧用靖哉我民惟慙俞政乃和庶姓用奠旣最乃績
天子若曰猷載旌別匪逃或遺其式是邦憲我民不
斃於新命者勿率繫鞶鞞鞅鞞曰侯竭去我之有侯
猶寒有旃幪猶饑有膏雨竭去我侯邑師氏偕命士
曰陟典在茲俾侯澤罔屯侯其往哉作廷納言言悉
攸行膏澤誕播在無疆爾民亦被茲無疆澤爾曷煦
懷惠無亦惟節趨是速退已復進曰侯實不貪曷用
致我忱貺乃爲詩以貽侯名之曰清江侯行自侯受

命至錫命惟三年

水州送趙從之序

正德丁丑春二月詔以兵部職方司郎中趙君從之爲四川按察司副使實兵備建昌蜀司憲臣號兵備者六居南曰敘瀘居東曰東達居北曰安綿居西白曰松潘居東北曰威茂居西南曰建昌建昌其地古邛都其鎮山曰大雪其江大渡其梁度索其連烏蠻其距吐蕃其利鏐鐵故其兵犀銳其時瘴癘故部使者罕至其控衛所無州縣故人勇而易法守其望京師萬里其望成都亦千里故有事則艱於達聞此五服之要服也九州之絕徼也何以煩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六

天子之職方哉而當軸薦之當守命之人以爲咸宜何也事事有備備不已重乎守在四夷邊不尤重乎况職方職掌地圖險易之利辨夷蠻戎狄之民與才用穀畜之數及城隍烽埃之政其利害也周矣其經略也久矣非冒焉而姑試之云也去年從之在職方時北虜告急偵警騎達於白楊口不見助勦立致退靖以茲而臨一方又非冒試焉而必其效者也渡瀘水服南人思武侯之威徙臺登奪蠻險繼文饒之績吾於茲行十之矣

平涼胡侯承錫以正德庚午歲來知蜀之鹽亭政旣有成矣又移治吾新都惠我邑人三年于茲與人誦之曰秦蜀相隣孔邇之途我侯之官不携妻孥藁爾我邑秔稻之國我侯朝夕脫粟是食岌乎艱乎匪侯之來城不完乎艱乎岌乎匪侯之力城不守乎輜車之使采民風而得之曰賢哉此令也不以家累自隨而甘清苦可不謂廉乎能扃鑰土宇而捍民之大患可不謂才乎歷兩邑而民戴之如一可不謂難乎乃疏其名薦之未幾擢同知成都成都蜀郡首同知大

守貳任亦重矣侯自爲縣而得之異選哉吏政雖遐不遺民譽無不上逮旁近州縣司牧寄者聞之將益勸於良千里之民望之莫將大受其福任之重責之重也侯無畫哉凡今之仕者有三患操冰築者廉矣患在乏振厲理盤錯者才矣患在賤清素兼此二美者難矣患在永終譽過此以往則雖古之循良何以加焉侯旣廉且才寔兼二美人之難侯之易也尚能不徇旣效以怠成不替初服以移節則豈徒一方戴之將天下賢之不惟今茲誦之將後世傳之矣昔漢呂又歷令綿竹新都始以隱恤之稱首於諸城後遷

守成都復播清能之號光於史冊以俟今日之出處擬而論之若出一軌視履考祥尚無前人專其美哉

夏正小敘錄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戴德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曷以小之掌故失其傳太史遺其籍宗國墜其徵儒宿荒其訓小之云者弗詳之云爾非其徵之云也昔唐典首授時虞典首璣衡首之者大之也何獨至于夏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單穆公嘗引夏令又引時儆收場功備畚揭管土功期司里皆于天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二十

象乎取之用茲以推孔子所稱夏時不啻是也舉其全者大之與惜無聞焉耳古者紀候之書逸周書有時訓呂覽有月紀易緯有通卦驗管敬仲有時令鴻烈有時則訓同異互出大抵崇小正而詳還觀小正規畫遠矣其昏旦伏見中正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冰雪雨早候在氣稊秀榮華候在草木蟄粥伏遯陟降離隕鳴响候在禽獸王政達焉民事法焉故曰規畫遠矣小戴氏取呂氏月紀改爲月令著之禮記此周月也儷於夏正法非重習然卷帙虛存傳習者鮮吁可異哉戴德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麟嘗爲斯

學矣余病戴記本經補序弗分二氏本訛謬未訂乃左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於上抑傳於下法當爾非變古也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斯籍也其宜存而不廢哉

管子敘錄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其解在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傳山高一名形勢向子歆七略以管子十八篇列在法家據今行世本視歆略篇目反倍益之封禪篇亡補以遷書其餘采獲綴合宜亦多矣其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焯知爲後管者之論乃若闔閭之世遠出桓後春秋之成不在仲先何稱吳王好劔士多輕歿復稱春秋所以紀成敗乎知非盡出仲筆矣弟子職一篇蓋古小學誦雖無與霸圖而載之未簡好古者尤偉其辭幸其傳云此書故有楊枕序旨高說奇惜今亡傳注者尹知章題冒房玄齡遺誤如此且無篇第以爲繡病吾爲敘錄之以傳焉爲卷二十四吾從今中爲經言爲外言爲內言爲短語爲區言爲雜篇爲解爲輕重以緯之吾從古

慎得石鼓文拓本於先師李文正公竇衆所謂石雖
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胡世將所云岐下有摹卽
此是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翻刻于太學作歌紀之
今本存焉據古文苑所載及王順伯鄭漁仲二公石
鼓音皆言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梅聖俞贈逸
老以石鼓文見遺詩云四百六十飛鳳皇以茲本所
載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訛斯文所在真有神物護
持邪得之不翅寶玉大弓矣歐陽公獨言漢桓靈世
碑刻未及千載磨滅者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
九百餘年豈得獨存又疑此文初不見稱於前代又

謂隋氏藏書最多其所志所錄自始皇刻石婆羅門
外國書皆具而獨無石鼓遺大錄細不宜如此嗚呼
歐陽公所見謬矣隋藝文志所收固博矣寧無絃萬
而漏一乎試引前代名士之言所及歐陽公雖復生
亦必心服焉後周吏部侍郎蘇勗云世咸言筆跡存
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此可證一也
唐章懷太子賢注漢書鄧騭傳遭元元之災引岐陽
石鼓文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此可證二也高宗時李
嗣真書後品云倉頡造書鬼哭凜凜史籀堙滅陳倉
籍甚此可證三也開元中張懷瓘書斷云籀文者周

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陳倉縣李斯小篆兼採其意此可證四也徐浩古跡記云史籀石鼓李斯嶧山會稽碑崔子玉篆蔡邕並爲曠絕此可證五也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又已訛此可證六也韋應物石鼓歌云周宣大巢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喘息逶迤相札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證七也至德中竇褻述書賦云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後代師之籀之狀也若生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伸絡絡通則瓊樹離披又云周秦漢之三賢今日驗之所

云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其弟蒙註云史籀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上篆文今見打本此可證八也至昌黎之歌一出則表章稱贊至矣歐陽公尊信韓公而不從此其意云何合八公紀述及韓而九九徵至而不肖得矣歐九果不讀書邪此公蓋師心獨見至謂十翼非孔子所作河圖洛書不足信無所忌憚如此何有於石鼓乎東坡之歌繼韓而作先後如出一口豈阿私所好者邪他若周越法書苑樂史寰宇記趙明誠金石錄王深甫故迹遺文張記正倦遊錄胡世將資古紹志錄所云

云不暇縷縷可覆祀也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日輦
致于府學之門庶護以木櫺鄭樵石鼓音云鼓亡其
一皇祐四年鄭餘慶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於
是乎足梅聖俞贈雷逸老做石鼓文見遺因呈吳祭
酒長詩略云我欲效韓非痴狂至寶宜列孔子堂其
後徽宗大觀中始移置之辟雍復取入保殿元人移
之大學刻潘廸釋文以畢先師之志遂詳述其說以
印正于海內大方家云

古文韻語題辭

音祖于日聲宗于辰音叶聲從是曰人文孔翼易象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廿四

箕敷極言永律豈人繫出也天汲古挾冊有慕在昔
筮繇盤鑑盟詛昏冠嘏誅疫釁傲教緯憲箴今禁祝
圖戒銘贊文有在是滅裂匪獻神徂聖伏文宥采匿
奏勺會涓斷珪碎璧空石餘辰窺水暇日因之窺斑
庶已賢爽

李太白詩題辭

南豐曾子固曰李白字太白蜀郡人遊江淮娶雲夢
許氏去之齊魯入吳至長安明皇召爲翰林供奉不
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遊梁
最久復之齊魯南遊淮泗再入吳轉金陵上秋浦潯

陽臥廬山上璘以僞命逼致之璘敗白奔宿松坐繫潯陽獄宣無崔渙與御史宋若思驗治謂其罪薄薦其才不報先是白嘗識郭子儀於未遇時子儀請解官贖白罪乃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復如潯陽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四成都古今記云李白生于彰明縣之青蓮鄉而劉全白李翰於墓碣記以爲廣漢人蓋唐代彰明屬廣漢故獨舉郡稱云載考公之自敘上裴長史書曰白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

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今按東巖子梓州鹽亭人趙蕤字雲卿岷山之陽則指康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康山讀書處其說見晏公類要鄭谷詩所謂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者也廣漢太守則蘇頲也頲薦疏云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卽其事也公後在淮南寄趙徵君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可證矣五代劉昫修唐書以白爲山東人自元稹序杜詩而誤詩云汝與山東李白好樂史云李白慕杜女風流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所云乃

是東山後劉賈為山東元稹之序又由于倒讀杜詩也不然則人詩云學劍來山東又云我家寄

東魯豈自誣乎宥有晁公武者孟浪人也遂信舊唐書及元稹之誤乃曰太白自敘及詩皆不足信噫世安有已之族姓已自迷之而傍取他證乎新唐書知其誤乃更之為唐宗室蓋以隴西郡望為標也善乎劉子玄之言曰作史者為人立傳皆取舊號施之於今為王氏傳必曰瑯琊臨沂人為李氏傳必曰隴西成紀人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生于荊者言皆成楚生于晉者齒便成黃豈有世歷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廿六

百年人更七葉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則是孔子里于昌平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曰鄒魯之士可乎宋景文修唐書其弊正坐此夫族姓郡國關係亦大矣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余故詳著而明辯之以訂史氏之誤姓譜之缺焉若夫公之詩歌泣鬼神而冠今古矣豈容喙哉吾友張子愈光自童習至白紛與下走共為詩者嘗謂余曰李杜齊名杜公全集外節抄選本凡數十家而李何獨乃取公集中膾炙人口者一百六十餘首刻所言中屬慎題辭其端云

詩之爲教遜

以嬰兒赤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

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况乎毓精二五出類百千六情靜於中萬物盪於外情緣物而動物感情而遷是發諸性情而協於律呂非先協律呂而後發性情也以茲知人人有詩代代有詩古之詩也一出於性情後之詩也必潤以問學性情之感異衷故詩有邪有正問學之功殊等故詩有拙有工此皆存乎其人也或政遇醇和則膏澤醒乎昉蟹時值宓黷則勞苦形于詠謠皆復關乎其時也若夫八伯之雲糺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十七

膏澤之醒也伍員之日晡勞苦之形也二雅三頌正之檢也桑中濮上邪之流也豈分窮達奚別古今貴耳賤目者乃云頌寢于周餘詩亡於刪後反鑑索照者復云詩在灞橋風雪不在東華軟紅拂哉藩伯前渠李公星軺下于天邑雲披會于江陽不鄙庸音下叩穹谷出其近作二百餘篇對閱移時退繹旬日公性能而好旣取材文選而效法唐音又景行崆峒而麗澤大復於堂萱隴條原翎雲鴻溫潤見孝友之性矣于協忠幾

體格詩一

高臺感慨發思古之情矧往綵風骨彬彬不偏鼎實片鸞侏

便 日遇 知弗埃九變而貫矣輒陳虛簡
有覲實 問之知敢附題襟之後

霞丘歸引

霞丘子子言氏張任于滇免而歸居怡然熙溢然懌
過余言之余假觴醒樂之語之曰止逝時也有乘之
者有遇之者行藏運也有用之者有舍之者憂樂事
也有行之者有違之者是紛紛者而奚統之昧者六
之君子三之聖人一之悲夫世徒見夫競而得冥而
失以爲人也烏睹夫競冥人也得喪者天也天者得
耶冥亦得競亦得天者喪耶冥亦喪競亦喪徒敝敝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廿八

役役然豈知有力者負之而走乎內忘競冥于已外
任喪得于天斯至人之德葆光之道也霞丘子窶寥
其言溪壑而罔測也作而曰夫子之言太玄矣抑吾
聞之仕進也宦遊也進固有退遊固有歸退固宜易
歸亦宜早吾蘊此久也且淹且滯幾困乃今得歸幸
矣遂矣舍而藏也憂而違也非而龔也庶乎坎而止
乎世固有遊而不歸者乎是夢夢也楊子曰若言遊
乎舉世皆遊也馬相是也而奚可非之若又以爲夢
與世皆

以 請

之 霞丘子口哇而弗吟楊子

一 為沙

夢旅慵賢于夢劇歸矣慵矣

夢亦樂

也鄙患失乎寄去不亦樂乎其有

異乎已無愠乎辱 無驚乎其無異乎有異乎無異乎
今將有辯乎子姑息子遊樂子歸余已余言矣子為
予飲子為子歌顧童子鼓筠擊節而和之其詞曰
張公蒼海客瀟洒出風塵挂冠東去飄然過我意何
真宦况冷如秋水歸興濃于山色不獨為鱸尊鹿門
栖隱處行與老龐隣隙中光石中火夢中身蓬萊不
遠玉壺雲液注長春六六洞天飛步七七瑱花仙會
好在鶴磯濱約君携手去我本楚狂人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廿九

夢亦樂
今將有辯乎子姑息子遊樂子歸余已余言矣子為
予飲子為子歌顧童子鼓筠擊節而和之其詞曰
張公蒼海客瀟洒出風塵挂冠東去飄然過我意何
真宦况冷如秋水歸興濃于山色不獨為鱸尊鹿門
栖隱處行與老龐隣隙中光石中火夢中身蓬萊不
遠玉壺雲液注長春六六洞天飛步七七瑱花仙會
好在鶴磯濱約君携手去我本楚狂人

夢亦樂
今將有辯乎子姑息子遊樂子歸余已余言矣子為
予飲子為子歌顧童子鼓筠擊節而和之其詞曰
張公蒼海客瀟洒出風塵挂冠東去飄然過我意何
真宦况冷如秋水歸興濃于山色不獨為鱸尊鹿門
栖隱處行與老龐隣隙中光石中火夢中身蓬萊不
遠玉壺雲液注長春六六洞天飛步七七瑱花仙會
好在鶴磯濱約君携手去我本楚狂人

